

荷风清韵

郭璐

盛夏七月，湖面上，最动人、吸引人眼球的，当属荷花。

清晨五点半，天光微亮，薄雾如纱般浮在水塘上。我沿着青石板小路走去，远远便闻到一股清气，若有若无，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来的。待走近了，才看清那一池碧叶间，已有几朵荷花悄然绽放。

有的还是花苞，紧紧裹着，像一支蘸了胭脂的笔，笔尖微微透出粉意。有的刚刚展开两三片花瓣，像少女提着裙裾，欲语还休。有的已经完全盛开，花瓣层层叠叠，中间托着嫩黄的莲蓬，晨露在花瓣上滚动，晶莹剔透，仿佛一颗颗碎钻。

周敦颐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话说得真好。荷花的美，不在于浓艳，而在于那份干干净净的清雅。它从污泥中生长出来，却不染一丝尘埃；它在水中亭亭玉立，却不显半分妖冶。它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不言不语，却让所有路过的人都

忍不住驻足。

风来了，荷叶沙沙作响，像无数把绿色的伞在轻轻摇动。荷花随着风势微微颌首，仿佛在与谁低声交谈。一只蜻蜓飞来，停在荷尖上，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透明的光。杨万里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大约就是这样的情景罢。一千年前的诗人看到的画面，和我此刻看到的，竟然一模一样。时光流逝，人事变迁，唯有这一池荷花开谢如故。

水塘深处传来几声蛙鸣，咕咕呱呱的，给这片寂静添了几分生气。阳光渐渐明亮起来，雾气散去，荷花的颜色在日光下更加分明。白的如雪，粉的如霞，红的如火，各有各的姿态，各有各的风韵。有一朵白荷开在最远处，孤零零的，却格外引人注目。它不像别的花那样挤在一起，而是独自立在角落，安静地开着，不争不抢，倒有几分遗世独立的味道。

我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的句子：“曲

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他是在月下看荷，我是在清晨看荷，虽有时辰之别，但那份沉醉却是相通的。荷花的美，似乎天然适合一个人静静地看，看得久了，心也跟着静下来，什么烦恼都忘了。

太阳升高了，游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人拍照，有人写生，有人只是站在岸边发呆。每个人都被这片荷塘吸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而荷花不管这些，它们只管开着，迎着风，沐着光，把最美的姿态留给这个世界。

李商隐说：“留得残荷听雨声。”那是秋天的意境了。夏天的荷，正当好时节，花正好，叶正绿，一切都是最好的样子。我坐在塘边的石凳上，看着这一池荷花，觉得日子就该这样过：不慌不忙，安安静静，该开的时候就开，该谢的时候就谢，顺其自然，便是圆满。

离开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风过荷塘，满池清香。



《荷韵流光》

李春森 摄

难忘秦岭

刘园

青灰的山影
停在车窗一侧
苍翠的林木
在雾气里盘旋
散落在村落和梯田
我们没有停留
在晚风初起的垭口
那里藏匿着无数溪涧和草甸

深夜里回荡着老林滴下的泉水
巨大的山影幽深寂静
缀满真实的星辰
我遗落了什么
从石缝的苔痕里
渗出清澈的水滴
在清凉的河谷底部
永远缭绕着云雾的山脊

父亲的军功章

何秀忠

我的父亲叫何道森，山东肥城人。十九岁那年，他闯关东到了黑龙江尚志，给地主推过磨，也当过苦力，后来进入尚志铁路成为一名线路工。1947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响应祖国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投身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事业。那段烽火岁月，成为父亲一生中难忘的记忆。

在朝鲜的一万多个日夜里，父亲曾荣立两次三等功。我曾问他这两次功是怎么立下的，他告诉我：第一次是挖定时炸弹。执行任务时，他们要脱去所有衣物，只穿一条短裤。我不解为何要如此，他只简单说：“这样安全。”面对近在咫尺的死神，他没有畏惧，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规定时间内挖出炸弹，平安完成任务。他说，如果当时炸弹爆炸，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第二次是抢修桥梁。敌机突然来袭，狂轰滥炸。千钧一发之际，父亲死死抱住桥墩，才侥幸活了下来。可他的耳朵，也被炮弹震聋了。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牺牲，他的心在流血。父亲说，这两次功劳上报时原是二等功，最终批复下来是三等

功。两枚沉甸甸的军功章背后，皆是九死一生的经历。我问父亲当时怕不怕，他只说了三个字：“不怕死。”这三个字，如同铭刻在他生命里的精神盾牌。

父亲没什么文化，是个大老粗，但他身上那种“不怕死”的精神，却比任何学问都珍贵。1953年，他从朝鲜胜利回国，被分配到第六工程局，参加了宝成铁路的建设。1957年，为支援沿线建设，他来到吉林铁路局通化分局浑江工务段道清领工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他被派往大栗子铁中担任工宣队队员，最后在浑江铁小以勤杂工的身份退休。

父亲的一生，平凡、淡泊、清白、正直。他常说：“党叫干啥就干啥。”直到八十三岁那年，他仍认真地叮嘱我：“不听党的不行！”2008年12月，父亲安详离世，享年九十三岁。

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深深自豪。随着年龄增长，我对他的思念愈发深切。父亲不仅留给我两枚斑驳的军功章，更在我们心中树立起“不怕死、听党话”的精神丰碑。这家训如磐石，永远立在我心里。

七月

鲁颖

在正午时分，我抵达工地
远处断绝地蝉声奏起交响
七月让这里变得具体，且热烈
映照滚烫的钢铁和黝黑的脸庞

汗水在工人们的脸上奔涌
眉眼缝隙里的沟壑更加深邃
巨大的隧洞里他们在作画
画出了一群人渴望的未来

我在画的外面研墨
原料是山的肌肤和夜的瞳孔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一个游子的乡愁和一个家庭的荣光

一场急雨叩击隧道的脊梁
风声填满麦茬收割后的空旷
贫瘠的大地萌发出希望的种子
爆破声激发出闪电的光芒

风雨之中的七月依然繁忙
他们还在继续织就大山的衣裳
月亮赶了过来
刺穿了蝉鸣叫了一天的冗长

筑路人之手

姬江飞

长满老茧的双手
揉碎筑路人的酸甜苦辣
触进绵延无际的工地
烈日灼灼炙烤
熬出盛夏
独有的滚烫
月色轻语
目光相望
一身百味风霜
漫向远方
缓缓悠长

电话那头的牵挂

梁陈睿

近日与母亲视频通话，屏幕里的画面始终蒙着一层浓重的雾。镜头模糊昏沉，看不清她眉眼间的神色，就连传来的声音也卡顿沙哑。我随口问她是不是家里网络不畅，母亲轻轻应了一声：“手机老毛病了，没事，还能用。”我心头骤然一沉，猛地想起这部手机竟已陪了她这么多年，而我竟从未留意过，那模糊的画面背后，藏着她多少小心翼翼的牵挂。

这部手机，我读中学时，母亲便用着了，而今，我已步入职场三年，可母亲依旧守着这部老旧的手机，将就着每一次通话、每一次视频。后知后觉的我，甚是惭愧。

人世间，大多数母亲都是这样的吧！一辈子节俭克制，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尽数给了子女，唯独吝啬善待自己。自我记事起，母亲便从未舍得为自己添置半点好物。一件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洗得发白起球仍不肯替换；生活用品但凡能用，便绝不轻易换新，事事将就、处处凑合。她从不计较日子辛苦，可只要关乎我，她便倾尽所有，毫无保留。年少求学时，我想要的书本文具、衣食物件，她从不会敷衍；我随口提起的愿望，她默默记在心里，想方设法帮我圆满。我在外求学、工作，她永远怕我吃不饱、穿不暖，怕我受委屈、遇难处，总是一遍遍叮嘱我善待自己，不要省钱、不要将就。她从不言说爱意，却把温柔藏在每一次电话的等候里。而我总是迟钝，总以为来日方长，忽略了她默默老去的时光。

挂断电话，心头的酸涩久久未散。我立刻为她下单了一部新手机。我知道一部手机填不满岁月留下的亏欠，却只想以微薄心意，稍稍弥补我的疏忽，让远方的惦念不再模糊，让往后的每一次通话，都能清晰接住母亲温柔的牵挂。

故乡的河 我生命的河

王昊

我的家在巢湖西岸，村子枕着湖波，门前淌着一条小河，曲曲折折汇入那片无边的水面。河水碧莹莹的，水底水草摇曳，像少女的长发在水中漂荡。岸边杨柳依依，枝条垂到水面，风来时轻轻点水，荡开一圈圈细纹。

每天，不论是晨雾朦胧，日正中天，还是月色溶溶，小河都映着农人的身影，收藏着耕牛的哞叫和孩子的嬉闹。那是长辈们为了播种期盼、收割喜悦而流下的汗水。弯弯的河道，不时飘过几瓣桃花，载着春天的消息流向远方，不时浮起几片菱叶，托着紫色的菱角静静生长。

因而，我少年的情怀，曾将赞词送给小河：你是一条碧绿的飘带，缠绕着村庄的梦境；你是一架天然的琴弦，弹拨着四季的乐章；你是一根绵长的丝线，牵着天涯游子的思念！哦，小河住进我的心里。

我在异乡打拼的光阴里，心中总翻涌着巢湖的浪花，梦里总浮现小河的波纹。当我走过珠江岸畔，看过洞庭秋月，我的梦变得辽阔了，装下了五湖四海的万千风光。

休假回家，头一件事便是去看那条小河。

啊！小河呢？它还在，却换了新颜。河岸砌了青石栏杆，岸边铺了彩色步道，每隔几步就有一盏古雅的路灯。一座崭新的石拱桥横跨河面，桥栏雕着莲花荷叶，精致好看。桥上车来人往，喇叭声、谈笑声、脚步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河水依旧澄澈，却比记忆中宽阔许多，河面上有小舟划过，船头立着鸬鹚，渔夫撑篙的姿态悠闲自在。

我沿河而行，遇见几位旧邻在岸边下棋。他们抬头看见我，扔下棋子迎上来：“可算回来了！变样了吧？”我握住他们的手，望着眼前景致，心头热流涌动。河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样的水，可一切都焕然一新。从前光着脚丫在河里捞鱼虾的顽童，如今已是鬓角斑白的中年人；从前只能踏着石块过河的小村，如今有了雕梁画栋的石桥；从前只能在河边放牛割草的少年，如今在岸边的文化广场上练起了太极。

啊！变化的小河，捎来了家乡发展的喜讯，带来了乡亲富裕的佳音。时代的风，吹醒了河岸，吹醉了人心。我忽然想起少年时送给小河的话，哦，红彤彤的朝阳升起了，金灿灿的稻谷堆满了，甜蜜蜜的日子降临了！

我胸中涌动的潮水，激荡起幸福的浪花。我凝望远处的巢湖烟霞，湖面薄雾袅袅漫向天际，粼粼波光揉碎漫天余晖。微风裹挟着湖水独有的湿润气息扑面而来，抚平心底所有奔波疲惫。心底默默念着：故乡的河啊，我生命的河！你永远是我灵魂最终的归处。